



HIY

英国史 ⑥
The History of
ENGLAND

克伦威尔到光荣革命

DAVID HUME

刘仲敬 | 译

[英]大卫·休谟 |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英国史 ⑥ 克伦威尔到光荣革命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刘仲敬 | 译

[英]大卫·休谟 |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6 / (英) 休谟 (Hume, D.) 著; 刘仲敬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0

(史家名著)

书名原文: The history of England

ISBN 978-7-5534-0545-2

I. ①英… II. ①休… ②刘…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1992号

英国史 VI: 克伦威尔到光荣革命

-
- 著 者 [英]大卫·休谟
译 者 刘仲敬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猫头鹰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25.75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0545-2

定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六十章 共和国·····	003
第六十一章·····	041
第六十二章·····	082
第六十三章 查理二世·····	116
第六十四章·····	142
第六十五章·····	174
第六十六章·····	210
第六十七章·····	245
第六十八章·····	277
第六十九章·····	302
第七十章 詹姆士二世·····	333
第七十一章·····	366
时间与习惯：大卫·休谟的托利史观·····	403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A. Millar, London, 1778

IN SIX VOLUMES
BY DAVID HUME, ESQ.



VOLUME VI

第六十章

共和国

英格兰政情——苏格兰政情——爱尔兰政情——镇压平等派——都柏林解围——
席卷特雷德——盟约派——邓巴战役——伍斯特战役——国王逃走——共和
国——荷兰战争——国会解散

查理一世遇弑后，英格兰全境一片混乱。当权派出于净化和革新的精神，解散了国民以往习惯的全部教俗机构。人人都在设计共和政体。无论蓝图多么新奇、多么空想，作者都会热心地推荐给甚至武力强加给同辈公民。人人都在调整教会体制，以适应自己的特殊口味，没有传统的权威来源。新体制完全依据假想的灵感，而非任何人类理性的原则，除了伪善的套话和拙劣的修辞，别无其他手段可以争取旁人。平等派坚持均分权力和财产，拒绝一切依附与从属。

千禧（第五王国派）要求：政府本身应该废除，人类的一切权力应该委诸尘埃，从而为基督的统治开辟道路。他们期望基督突然降临。反律法派甚至坚持搁置道德法

则和自然法则,让内在的原则引导选民。内在的原则更完美、更神圣,优于正义和人道的卑微原理。一个相当强大的派别大声疾呼,反对什一税和教务赋租;力主世俗当局不应以权力或岁入支持任何教会体制。另一派猛烈抨击法律及其信徒,借口简化司法布局,要求废除整个英国司法体制。英国司法体制似乎跟英国君主政体互为表里、难分难解。有些共和派并没有接受如此放肆的主张。这些人甚至都对自己的圣洁走火入魔,自以为享有特权。在很大程度上,一切声明、誓言、法律、约定对他们丧失了影响力。社会纽带到处都在解体,人们无法无天的激情获得了思辨原则的鼓励;这些原则更加无法无天,更加危害社会。

保王党由贵族和显要绅士组成,权威遭到剥夺、财产遭到抢劫;对征服他们的卑鄙敌人义愤填膺、恨之入骨。长老派首先支持国会军,却愤怒地发现同僚诡计多端、阴险过人,抢走了他们费尽心血赢得的所有胜利果实。保王党依据他们的倾向和原则,热忱拥戴不幸君主的儿子。他们哀悼先王惨死,敬仰遗泽,永志不忘。长老派的目光自然转向同一个对象;但他们仍然需要征服许多偏见,平息许多恐惧和猜忌,然后才能衷心拥戴王室复辟。他们曾经戮力反对王室,极度痛恨君主制原则。

独立派是共和国唯一可靠的支柱;他们在国民当中微不足道,却篡夺了整个政权。独立派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将近五万人;但他们的纪律和勇气跟人数同样可怕,受到危险的精神激励。由于这种精神,军队严重威胁了他们假定的主人国会。士兵习惯于种种畸形的政治幻想、种种狂暴的宗教喧嚣,几乎完全不懂得公民的服从;仅仅出于明显的必要性,理解某些军事服从的准则。他们一面坚持只要天意保佑他们成功,就能证明他们有正当理由恣意践踏法律与正义;一面只要有望找到类似的认可和权威,就随时准备制造新的混乱。

天下嚣嚣,易动难安。唯有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柱擎天,对军务和政务施加巨大的影响。此人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如鱼得水。他低贱、粗俗、狂悖的性格足以

赢得民众的亲近和信任，雄健、果敢、奋进的品质足以保证他们俯首听命。他能跟最卑微的哨兵不拘形迹，甚至插科打诨，却不会因此丧失权威。他能转入一定程度的宗教迷狂，却从来不会忘记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他身为臣民，憎恶君主制；身为公民，鄙弃自由。他暂时压制各等级服从国会名义上的权威；暗中借助诡道和勇气，为自己的无限权威铺路。

此后，我们只能将下议院残余的一小部分称为国会。国会横暴无道，大施淫威；通过表面上庄严和公正的手段，谋害了自己的君主。然后，他们开始谋求更文治、更合法的统治气氛，扩大他们狭窄的统治基础。他们接纳了几位被逐和缺席的议员。这本来不会引起多少异议，但有一项条件例外：这些议员必须签署声明，赞同他们缺席期间审判国王的种种举措。有几位议员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从而分享权力；大多数人耻于假借国会的权威，文饰如此彰明显著的篡逆。残余国会颁布令状，在某些地方举行新的选举。他们希望，这些选区的利益关系足以保证自己的朋友和部属当选。他们提名了一个国务会议，由三十八人组成。委员会接受一切陈词，指挥全体海陆军将领，执行法律，署理一切提交给国会的事务。^①残余国会声称：他们要全力调整新议院的法律、形式、规划。他们承认，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国民。他们声称：一旦奠定国本，就会还政于民。

在共和国的武力威胁下，英格兰一切事务在表面上平静下来。列强彼此争战，无暇干预岛国内讧。年轻的国王穷困潦倒、无人重视；有时住在荷兰，有时住在法兰西，有时住在泽西岛。他在目前的困境中自我安慰，希望将来会时来运转。只有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政情直接威胁到新共和国的安宁。

蒙特罗斯和汉密尔顿相继失败后，他们的党派垮台了。苏格兰的一切权威

^① 会议成员有：登比伯爵、马尔格雷夫伯爵、彭布洛克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格雷勋爵、费尔法克斯勋爵、莱尔、洛尔斯、圣约翰、王尔德、布拉德肖、克伦威尔、斯基彭、皮克林、麦塞姆、哈塞林格、哈林顿、小维恩、丹弗斯、阿米恩、迈尔德梅、康斯坦布尔、彭宁顿、威尔逊、惠特洛克、马丁、卢德洛、斯塔普勒顿、赫维汉姆、沃罗普、哈钦森、邦德、波普汉姆、瓦伦丁、沃尔顿、斯科特、普尔弗、琼斯。

英国史VI
克伦威尔到光荣革命

落入阿盖尔公爵和苛刻的牧师手中，他们的党派最敌视王室的利益。然而，独立派妨碍了英格兰确立长老派教义。他们对此深恶痛绝，以致接受了相反的政治准则。英国国会邀请他们把政体修改为共和制，他们却仍然决定坚持拥护君主制。苏格兰自古都是君主国，他们在盟约中明确承诺保卫君主制。此外，他们还考虑到：名门世家掌握了王国大部分产业，难以奠定共和制；没有王室授权的大法官，无法保持共同体的和平和公正。因此，他们一直在抗议处死国王。王位一旦空缺，他们就立刻公开宣布嗣子查理二世继位；但新君必须“举措得宜、严守盟约，君侧只能接待虔诚圣洁、忠心尽责的人”。他们插入这样不寻常的条件，一开始就要求君主承认。这充分证明他们有意严格限制国王的权威。英格兰没有借口干预苏格兰内部事务，暂时听任苏格兰人确定自己的政体。

英格兰既然以爱尔兰的统治者自居，征服该国就更加刻不容缓。我们为了适当地概述爱尔兰事务，有必要回溯数年、简要叙述英格兰著名革命期间的政情。先王同意跟天主教叛军停战。^①他无论是为保障爱尔兰清教徒的安全考虑，还是为改善自己在英格兰的利益考虑，停战都必不可少。国会为了抹黑他的举措，谴责他偏爱可憎的叛军，大声反对停战协定的条款。他们甚至宣布：停战协定未经国会批准，因此是非法和无效的。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和芒斯特举足轻重的贵族因茨昆伯爵拥护国会的宣言。

由此，战争仍然在继续；但国会由于英格兰危险的骚乱，没有给他们在爱尔兰的盟友提供有力的支援。副王奥蒙德侯爵是爱尔兰土著，具备非凡的审慎和美德。他计划平息爱尔兰的骚乱，以叛军勤王。许多有力的因素促使爱尔兰土著支持王党。国王的准则总是引导他宽容所有领地内的天主教徒，清教徒公开反对他的主因就是这种默契的宽容。国会恰好相反：纵然没有受到挑衅，还是一直威胁要严格限制他们，甚至完全消灭他们。爱尔兰叛乱一开始，国会就拍卖了所有叛乱者的产业。国会公开保证，将这些产业交给出资靖乱的冒险

^① 1643年。

家。因此，爱尔兰人有充分理由对国会军在纳斯比的胜利感到惶恐。天主教各郡和各市镇组成的基尔肯尼议事会跟奥蒙德侯爵达成停战协定。^①他们公开宣布恢复效忠，派出一万人马赴英格兰勤王；且满足于赦免叛乱者和宽容天主教的回报。

和平协定对爱尔兰人极其有利，极其必要。奥蒙德毫不怀疑他们会严守协定。他率领一支偏师向基尔肯尼进军，准备跟新盟友协调共同防御事宜。此前，教皇派意大利人里纳西尼出使爱尔兰。这位教廷使节获得授权，指导爱尔兰人的精神事务。由于爱尔兰人的愚昧和偏执，他敢于僭取最重要的世俗权威。他预见到：爱尔兰人一旦全面臣服于副王，自己的影响力就会终结。他跟欧文·奥尼尔合谋，准备秘密召集军队，突袭奥蒙德。基尔肯尼主要信任普雷斯顿将军；奥尼尔指挥阿尔斯特的爱尔兰土著与其作战，且对他非常嫉妒。奥蒙德原本信任最近达成的和平协议，没有提防；获悉他们的诡计，立刻兵贵神速，率领偏师避入都柏林和新教徒仍然据守的其他设防市镇。

教廷使节傲慢、轻率、野心勃勃，不满足于破坏这次和议。他在沃特福德召集教士会议，约定一起反对世俗议事会和他们的君主议和。他声称和约对天主教极其不利，将拥护和平的人逐出教门。轻信的爱尔兰人在他的精神威胁下纷纷响应，服从他的权威。他毫不犹豫地副王开战，威胁围攻新教徒要塞。这些要塞全都缺乏防守的给养。

在此期间，不幸的国王走投无路。他投奔苏格兰军队避难，受到严密监护。他和朋友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他的权威，甚至自由都无望恢复。国王命令奥蒙德：如果无力自卫，宁可向英国人投降，也不要向爱尔兰叛军投降。于是，山穷水尽的副王交出了都柏林、特雷达、邓多克和其他要塞。迈克尔·琼斯上校以英国国会的名义接管了以上各地。奥蒙德自己前往英格兰，觐见国王。国王感谢他过去的服务。他在伦敦附近平静地隐居了一段时间，但国会禁止他和另外

^① 1646年。

一些保王党人接近京师。他发现一切事态都对君上不利,更可怕的灾难迫在眉睫;觉得最好亡命法兰西,跟王后和威尔士亲王会合。

在此期间,教廷使节对所有爱尔兰天主教徒行使无限的权威。这位长老既轻率又傲慢,爱尔兰人很快就懊悔不该让他大权在握。审慎人士同样明白,英国国会给爱尔兰人带来了彻底毁灭的威胁;除了日薄西山的王权以外,他们别无他恃、别无保障。克兰里卡德伯爵出身世家,品德高尚,矢志不渝。他意识到国人面临毁灭的危险,决心尽可能挽狂澜于既倒。他秘密组织天主教徒结盟。他暗中联络因茨昆伯爵,后者在芒斯特新教徒当中威望素著。他攻击教廷使节,将后者逐出岛国。他派使团赴巴黎,邀请副王回国秉政。

奥蒙德一到爱尔兰,就发现王国四分五裂,各派明争暗斗,皆怀仇怨。在他交出的都柏林和其他市镇,英国国会的权威已经确立。在阿尔斯特,奥尼尔仍然声势浩大。国会军诸将更在意自身安全,而非保全他们的国家或宗教,且秘密跟奥尼尔联系。爱尔兰教士反对奥蒙德,贵族却拥护他。其他爱尔兰人在二者之间举棋不定,举措无力。独立派军队篡夺政权,爱尔兰北部的苏格兰人和他们的同胞一样愤怒,宣布拥戴国王;但许多偏见仍然妨碍他们跟国王的代理人精诚合作。所有这些四分五裂的议事会和相互抵触的态度使奥蒙德无法取得进展,国会军仍然保存了反对他的阵地。在此期间,共和派忙于在英格兰镇压保王党叛乱,征服国会,给他们的君主审判、定罪、行刑。他们完全忽视了爱尔兰的补给,听任琼斯和都柏林部队陷入山穷水尽、不堪一击的境地。副王虽然四面楚歌,却仍然没有忽略勤王事业的大好机会。他最终集结了一万六千人马,向国会军的要塞挺进。蒙克麾下的邓多克戍军哗变,交出了要塞。特雷达、纽瑞和其他要塞陷落,都柏林面临围城的危险。副王马到成功,似乎胜利在望,以致年轻的国王有意驾临爱尔兰。

英格兰局面粗定,开始留意邻近的岛国。在两党斗争时期,爱尔兰政府一直是阴谋诡计的重大目标。长老派想要沃勒出镇,独立派想要兰伯特出镇。国

王被处决后，克伦威尔开始打算亲自出征。他明白，此举能赢得相当的荣誉和权威。经他特意安排，让国务会议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提名。他的朋友和敌人立刻一致投票支持他出任这个要职。朋友猜测：没有他本人的同意，就不会有这样的提案。敌人则希望把他打发到远方，以企图在他缺席期间影响费尔法克斯。长期以来，克伦威尔一直以伪善的表白蒙蔽费尔法克斯。克伦威尔本人得到当选的消息以后，假装惊讶。他声称，一开始不知道是否应该受命。兰伯特要么被克伦威尔的虚伪欺骗，要么假装受骗。前者（兰伯特）虽然大失所望，仍然继续保持两人的友谊和联系。

新任副王警醒如昔，立刻着手筹备远征。英格兰动荡不安，迫使他仓促行动。各地都充满了危险和动荡。人们慑于军队的胜利，表面上保持平静；但各地都表现出极其不满的征兆。英国人长期习惯于温和的统治，无法口是心非地支持当前的紧急措施。他们大抵对当前的政体深恶痛绝，也无意假装拥戴。当局只得更换伦敦市的法官，罢黜和惩罚市长和几位市议员，然后才得以在伦敦市发布废除君主制的公告。当局策划联署支持没有国王和上议院的共和国，几经周折才获得了军队的签署；但其余的国民虽然受到严刑峻法的威胁、相当于剥夺拒绝者的法律保护，仍然倔强不服，导致专横的国会都只得罢手。宗教狂热一开始有力地支持国会，现在转而激烈敌视他们。讲道坛主要由长老派或伪装的保王党人占据，长期以来形成了新闻和政治的传播现场。没有任何制裁能阻止不利于当局的消息流传。无数夸大其词的流言在国民中蔓延。复员士兵埃弗拉德已经为基督徒财产公有那一天的来临而祈祷，率领他的追随者占据土地。他被带到将军面前，却拒绝行礼，因为他们都是同类。^①军队本身也感染了类似的情绪，似乎危险更大。^②平等派虽然暂时遭到克伦威尔的粗暴镇压，却仍

^① Whitlocke.

^② Walker在*The history of Independency, part II.* p. 152提供了以下这些放肆的实例。大约在这段时间，六位士兵傍晚来到泰晤士河畔的沃尔顿。牧师福赛特先生的布道就要结束。一位士兵一手拿提灯，灯内点着一根蜡烛，另一手拿着四根没有点燃的蜡烛，他要求牧师少安毋躁，说他为大家带来了上帝的消息。因此，他提出登上讲道坛。但人民既不肯让他登台，又不肯让他留在教堂里。他走进教堂庭院，在那里告诉大家：上帝通过异象，命令他传达神旨。神旨说：他们遭到诅咒，包括五点。其一，安息日遭到废除，视为不必要

然在列兵和低级军官当中传播他们的主义。他们声称：共和国的政务理应咨询他们，且一如既往。军官原先怎样反对国会，他们现在就怎样反对军官。他们起草了一份抗议书，由五位鼓动者提交给诸将和军事会议。军事法庭判这些人不名誉退役。一个叫罗吉尔的人因煽动过火，判处死刑；但严刑远不足以平息叛乱的精神。罗吉尔的一千多名战友参加葬礼，以示拥戴。他们头戴黑帽，用海绿色丝带表示支持。汤普森率领四千人马，在柏福德集会。军事法庭以前判处他煽动罪成立，但获得大赦。雷诺兹上校，然后是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向他发动进攻。他这时尚未做好防御准备，禁不住表面议和的诱惑。四千人马全体被俘，一部分处以极刑，其他人获赦。骚乱的精神虽然继续潜藏在军中，时时流露，但似乎暂时得以压制。

里尔本中校根据同样敌对的精神起草抗议书，提交国会。此人以前因为妖言惑众，受到星室法庭严惩。这时，国会对他的放肆极为不悦。他以妖言惑众、扰乱共和国安宁的罪名入狱。妇女提出请愿，要求释放他；但国会这时要她们做好家务，把国家大事留给男人处理。全国各地飞来的请愿书使国会疲于应对，肆无忌惮地说出国民的感受，证明全民是多么诚挚地期待恢复他们的法律与自由。如果我们相信沃克和达格代尔的记录，甚至伦敦市设宴招待国会议员和国务会议议员，都有必要防患于未然。他们要求全体厨师宣誓，只做有益健康的食品。

国会断定：必须扩展大逆罪的适用范围，逾越君主制时期的狭窄界限。他们甚至害怕口头的冒犯，乃至意图，即使根本不存在公开反对国家的越轨行

（续上页注②）的、犹太人的、纯属形式的日子。他说：我应该在这里熄灭第一支蜡烛；但风太大了，无法点燃。其二，什一税遭到废除，视为犹太人的、纯属形式的规定，给上帝的圣徒造成沉重的负担，抑制了工农业。我应该在这里熄灭第二支蜡烛。其三，牧师遭到废除，不再有用。现在，基督本人降临到圣徒心中，圣灵给他们带来启示和灵感。我应该在这里熄灭第三支蜡烛。其四，法官遭到废除，视为无用。现在，基督亲自纯化我们，在地上建立圣徒的王国。他们是暴君和圣徒自由的压迫者，而且他们的法律和条例仅仅是人类的发明。我应该在这里熄灭第四支蜡烛。其五，他把手放进衣袋，取出一部小型《圣经》，向人们打开，说道：你们非常崇敬这部书。此书分为两部：《旧约》和《新约》。我必须告诉你们，此书已经作废。书中只有贫乏的老生常谈、喂婴儿的乳汁。然而，现在荣耀的基督降临到我们当中，把更多的圣灵传授给他的圣徒，超过此书所载。我奉命在你们面前烧毁它。然后，他拿出蜡烛说：我在这里熄灭第五支蜡烛。当时普遍的教义是：基督徒不该向同僚交租。业主只得对佃户启用法律规定的一切惩罚。佃户自觉问心无愧。

动。国会宣布以下的冒犯构成大逆罪：断言现政府为篡逆，宣称国会或国务会议为暴政或不法，试图颠覆他们的权威或煽动反对他们。《权利请愿书》已经剥夺了国王的羁押权，现在有必要重新授予国务会议。英格兰所有的监狱都塞满了政治犯。当权派出于猜忌和恐惧，称他们为危险人物。^①新政府继续征收异常苛重的赋税，增加了普遍的不满。除关税和货物税以外，每月征收的军费就高达九万镑。他们抄没和征敛保王党，出售王室、教区、堂区土地；虽然所获甚丰，却仍然不足以支持浩繁的开支。国会及其人马从中掠夺，极有可能。^②

克伦威尔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和骚乱，沉着冷静、方寸不乱、从容不迫，继续追求他的目标。他在英格兰西部集结了一万两千人马，拜雷诺兹和维纳布斯为将，率四千骑兵和步兵出征爱尔兰，驰援琼斯、抵抗奥蒙德侯爵的进攻。奥蒙德驻军芬格拉斯，准备进攻都柏林。这时，因茨昆伯爵已经跟国王的总督签订条约。他率领一支独立的军队，攻陷了特雷达和邓多克，大败奥尼尔麾下的将领奥法雷尔和小库特指挥的国会军。他的军队跟主力会师。过了一段时间，奥蒙德统率全军渡过里夫河。他驻军拉斯迈恩，距离都柏林仅有两英里；且准备开始围城。奥蒙德为了进一步切断琼斯的补给，着手修缮都柏林城门的旧要塞。他一连劳累了几天，精疲力竭；在命令军队警戒后，自己就休息了。突然，开火的声音将他惊醒。他从床上跳起来，发现四周狼奔豕突、一片混乱。琼斯原先是律师，现在是优秀的军官。援军一到，他就发动突袭，完全击溃了忙于修缮要塞的敌军，乘胜追击。王师完全没有在意奥蒙德的命令，很快就陷入混乱中。副王竭力整队，但无法阻止溃逃。琼斯将他们逐出战场，虏获所有营帐、辎重、弹药，歼灭一千人、俘虏两千多人，然后凯旋返回都柏林。^③

这次败绩玷污了奥蒙德的军誉，给保王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副王费尽千辛万苦，历时一年多，才集结起一支为数众多的大军，结果在片刻间土

① History of Independency, part II.

② Parl. History, vol. xix. p. 136, 176.

③ Parl. Hist. vol. xix. p. 165.

崩瓦解。克伦威尔随即抵达都柏林，居民欣喜若狂、欢声雷动。他马不停蹄，直取特雷达。此市镇深沟高垒、固若金汤，奥蒙德驻军三千戍守。指挥官阿瑟·阿斯顿爵士素称名将。他料到特雷达临近都柏林，一定会首先遭到克伦威尔进攻。他希望市镇能坚守一段时间，让他从容整顿残军；但克伦威尔深知兵贵神速的重要性。他刚刚打开缺口，就立刻下令总攻。两次进攻失败，英军损失惨重。

他重新下令进攻，跟埃尔顿一起身先士卒。军队浴血奋战，征服了一切抵抗。克伦威尔下令血洗市镇，格杀勿论。戍军惨遭屠杀；士兵倦于屠戮，放过了极少数人。次日，将军仍然下令斩草除根。只有一名戍卒逃生，泄露了大屠杀的消息。

克伦威尔声称，他的苛政是为了报复爱尔兰人的残暴屠杀；但他完全清楚，戍军几乎都是英国人。他的手段只是一种野蛮的政策，恐吓其他各地戍军放弃抵抗。无论如何，他如愿以偿。他马不停蹄，兵发韦克斯福德，猛攻该城。戍军稍作抵抗，就要求立约投降；但他们尚未达成停战，就轻率地放松戒备。英军破城直入，重演了特雷达的暴行。

此时，克伦威尔兵锋所至，所有市镇无不闻风迎降。罗斯虽有金汤之固，仍然向塔夫勋爵投降。克伦威尔先破埃斯提乌纳吉，在巴洛造桥，占据了派塞杰和卡里克。英军除了疲惫不堪、季候渐迟，再也没有遭遇更多的困难。瘟疫热病在军中流行，减员甚多。英勇的都柏林总督琼斯在韦克斯福德殒命。克伦威尔师老兵疲，进退两难，或者因粮于敌，或者回军保塞。正在他进退维谷之际，科克、金塞尔和芒斯特各地英人戍军却扫数献城来归。这些人都盼望分享幸运同胞的凯旋。

各地英人投奔克伦威尔，断送了奥蒙德的权威。此前，都柏林、特雷达和韦克斯福德的败绩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权威。爱尔兰人在民族和宗教偏见驱使下，不再服从屡战屡败的新教徒总督。教士继续将总督及其追随者逐出教门，以迷信的力量增加了常胜敌军的恐怖。克伦威尔获得英格兰的增援，次年初春

重启战端。他占领了基尔肯尼和克隆梅尔，只有在这里才遭遇激烈的抵抗。爱尔兰同盟体系完全瓦解。奥蒙德不久后离开岛国，委政于克兰里卡德。克兰里卡德明知事不可为，无力回天。爱尔兰人乐于背井离乡，亡命海外。大约四万人加入了外邦的军队，这些人永远不可能真心跟英国人和解。克伦威尔乐于让岛国摆脱敌人，给他们登船离境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时间。

克伦威尔在爱尔兰连战皆捷，在九个月内几乎绥靖全境。他吉星高照，又在苏格兰奏凯功成。查理驻节海牙，收到约瑟夫·道格拉斯的报告：苏格兰国会已经宣布立他为王。道格拉斯同时告诉他，宣告附有苛刻的条件，一下打消了王权获得一个治下王国承认的喜悦。查理还考虑到：这些人当年起兵反对王室，现在又声称承认他的王权，肯定只会授予他微不足道的权力，几乎保障不了他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当时，爱尔兰政局似乎并非毫无希望。他宁愿在爱尔兰王国尝试机运，可以希望获得更忠顺的服从与尊重。

在此期间，查理因故离开荷兰。联省国民对他颇为爱戴。奥兰治家族深得民心，他是奥兰治家族的亲戚。除此之外，人人同情他无助的处境，对他父王的遇弑深恶痛绝。荷兰国民认为：此举不外乎国会陷入狂热和党争的结果。公众虽然普遍强烈倾向于国王，联省却对他的居留感到不安。荷兰当局忌惮国会实力雄厚、所向无敌，害怕如此狂暴和骄横的团体铤而走险。多里斯劳斯遇害后，他们更觉得有必要打发国王远走高飞，以便安抚英吉利共和国。

多里斯劳斯是荷兰土著，长期客居英格兰。高等法院给先王定罪时，任命他为助理。当局对他极尽信任、宠爱之能事；委以全权公使之任，出使荷兰。但他一到海牙，就落入一批保王党人、主要是蒙特罗斯的随从手中。保王党冲进他和几位同伴起居的房间，把他从桌子上拖出来杀害，然后自由自在、从容不迫地散去。王党为遇弑的君主报仇雪恨，他是第一个牺牲品。法官下令逮捕凶手，但执行缓慢而勉强。他们全体都有充分的机会逃之夭夭。

查理在巴黎度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获得任何援助，甚至没有获得礼貌的接